



原创文学门户
起点中文网
www.cmfu.com

不乐无语◎著

他，是军队的精英，
曾多次执行各种危险的任务，立下无数赫赫战功，
却因为犯了严重错误被清除出号称精锐中的精锐海军陆战队，
回到都市后的他颓废的生活着，
命运却始终与他开着玩笑。



花都猎人 I

HUA DU HUNTER

太白文艺出版社



花都猎人

HUA DOU HUNTER

不乐无语◎著

(西安北大街147号)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5年3月第1版 2005年3月第1次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6 开 30 印张 280 千字

2005年3月第1版 2005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680-452-4

定价：48.00元(二册)

太白文艺出版社

太白文艺出版社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退货)

(电话:029-853000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都猎人 / 不乐无语著. -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7.3

ISBN 978-7-80680-425-4

I. 花... II. 不...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VI.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8356 号

花都猎人 . 1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社长兼总编辑 李丽玮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新星印刷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6 开 20 印张 260 千字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680-425-4

定价: 48.00 元(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450002)

花都猎人

HUA DOU HUNTER

目 录

第一章 霉运连连·····	001
第二章 无业游民·····	033
第三章 少女温柔·····	049
第四章 豪门夜宴·····	076
第五章 冤家路窄·····	094
第六章 上司暗算·····	112
第七章 超级嫌犯·····	128
第八章 高薪诱惑·····	144
第九章 系列计划·····	166
第十章 意外发生·····	187
第十一章 助人为乐·····	207
第十二章 麻烦缠身·····	232
第十三章 梦幻女人·····	255
第十四章 阴损手段·····	276

第一章 ● 霉运连连

张子文在“海蓝云天”大型洗浴中心蒸了桑拿出来。桑拿间的高热温度蒸得他浑身发软，身子发飘，进淋浴间将身上的豆大汗珠冲刷干净，穿上浴场备的纸内裤，又在腰间围了根浴巾，走向二楼休息大厅，大厅内的舒软长躺椅上已经有不少人在闭目养神。

张子文瞅了个空位，将发软的身体扔靠上去，躺椅柔软，说不出来的舒适安逸，心中感叹，好地方啊，消费50元就能在这里混一晚，哥们儿介绍的地方确实不错。

“小姐……”

站在不远处的服务小姐被张子文招呼过来。

“先生，请问有什么需要？”长得好看，声音也很好听，旗袍包裹的窈窕身段颇为惹火。

“去给我拿包烟过来。”

“好的，请问先生需要什么烟？”

“拿包软中华。”

张子文说完心想，今儿手气不错，几个钟头的“斗地主”小捻三百大元，难得到这种地方消费，好歹也得豪一回，今晚的所有消费全当输钱的哥们儿买单。

“好的，请您稍等。”服务小姐说完，优雅地转身离去。

张子文瞧见服务小姐浑圆的小屁股一扭一扭的煞是性感，心想这妞的屁股还真他娘的洗眼睛。



很快，服务小姐将烟送了过来，外带附送的一次性打火机。张子文点了一根烟，深吸一口，惬意地吐了口烟圈。几十元一包的软中华抽着感觉就是不一样，醇！

“先生，请问还有什么需要吗？”

“暂时没有了。”

“先生需要保健服务吗？我们这里的保健按摩手法很好的。”服务小姐很是热情。

张子文心中动了动，这会儿身体发软，做个按摩也不错，但这里的按摩收费可能不低，肯定不是外面的盲人按摩可比的。

“我是瞧先生看上去很疲乏，特意向您推荐我们这里的保健服务，如果不需要也没什么关系。”服务小姐见张子文沉吟，连忙解释着。

“你们这按摩是怎么收费的？”张子文虽然觉得在这场合问价有点掉份儿，还是问清楚点好，免得票子付不够就尴尬了。

“这个价格不一，从最低消费60元到800元不等。”

“这是价目表，您看看。”服务小姐服务周全，变戏法似的，一张塑封的价目表已经呈现在张子文的眼前。

张子文粗略的瞧了眼价目表，按摩价格分不同档次，60、80、90、120元一直到800元，算了算口袋里的钞票，做个120元的按摩还承受得起，欧式按摩？也不知道是啥玩意儿？

“我就做这个按摩。”张子文指了指价目表上欧式按摩的字样。

“好的，先生请跟我来，这就带先生到按摩室去。”

服务小姐见张子文同意，眼中抹过一丝笑意，声音更加温柔。

笑得这么暧昧，八成有提成，张子文心想。

穿过休息大厅，拐了个弯，就看到一条铺着厚地毯的走廊，走廊两边房门紧闭，有的房锁旁亮着请勿打扰的指示灯，应该是有客人在里面做保健，服务小姐打开一间未亮指示灯的房门，待张子文进去后，说了声请稍等，带上房门离开，估计是通知按摩小姐去了。

按摩室不大，灯光幽暗柔和，墙壁上还挂着几幅油画，其中一幅还是裸女出浴图，引人遐想，除此之外，室内就只剩一张按摩床，瞧了一眼，床单雪白，看上去很干净，看来随时在更换干净床单。张子文躺了上去，软软的，挺舒服，按摩床不大，但足够容纳一个人。

没过几分钟，门外响起几声轻柔的敲门声。

“先生，可以进来吗？”声音很甜。

“唔，进来吧。”

房门轻轻打开，进来一端着小盆的女孩，盆里放着塑料瓶，还有一张雪白毛巾搭在上面。张子文瞧了女孩一眼，女孩岁数不大，也就十八九岁吧，瓜子脸蛋，画了淡妆，模样还算清秀可人，凹凸有致的身段，上着小背心，下着超短裙，颜色雪白。



张子文猜测这身打扮八成是按摩小姐的专用制服，穿着有够惹火，鼓鼓的胸脯上还别着一个号牌。

张子文瞧着她的号牌心想，08号，估计是她的编号。

8号小姐弯腰放下小盆的时候，超短裙太短，掀起的丰臀露出了雪白内裤，引人犯罪，瞧得张子文吞了口唾沫。

“先生，请翻过身趴着好吗，先从背面开始。”8号小姐声音很甜。

张子文心想还好是趴着，刚才窥到她裙内春光，下面有了点反应，正好可以掩饰一下尴尬。

只觉背上一丝清凉，似有什么液体倒在上面，跟着一双柔软的手在背上轻柔涂抹，将那液体均匀地抹到整个背面，手法轻柔，力道恰到好处，舒爽的感觉让张子文惬意地哼了一声。

“先生，力度还够吗？”8号小姐的声音甜得腻人。

“唔……”

“先生第一次来这里做保健吧？”

“你怎么知道？”

“我瞧先生很面生，来这里的客人我大多都认识的。”

“嗯，是第一次来。对了，你给我背上抹的什么啊？”张子文问完心里有点后悔，总觉得自已问得有点白痴。

“BB油啊，您没做过欧式按摩？”

“唔……没有。”张子文心想她会不会当自己是只没见过世面的菜鸟。

“嘻……难怪不知道BB油，这是欧式按摩专用的。”

8号小姐的笑声有一丝暧昧，晕，真当老子是菜鸟了，张子文心里有点不爽。

“先生，能将浴巾拿下吗？我要做腰部以下了。”

8号小姐轻柔的纤手这时拿捏到腰间部位，温柔地问了张子文一声。

不会吧，浴巾里的纸内裤是半透明的，这不春光外泄了吗？张子文心里有点犹豫。

“没关系的先生，做欧式按摩就是这样，不然BB油没法抹到腰下的部位。”8号小姐见张子文犹豫，轻声解释着。

张子文心想，既然都是这样，自己也不能显得没见过世面，于是配合着抬了抬屁股，8号小姐扯下围在他下面的浴巾扔到一边。

不对啊，怎么……怎么还脱我的纸内裤？8号小姐接下来的动作让张子文有点吃不消，差点惊呼出声。

“先生请别害羞，习惯就好了。”8号小姐声音温柔中带着一丝暧昧，没当这是回事儿。

张子文还能说什么呢？心想既然你都不害羞，我又有什么好害羞的，不就是光着屁股让你瞧吗，想通了这一节，张子文也就无所谓了，配合她将自己最后的遮羞

纸内裤脱掉。

又一丝清凉倒到腰身，屁股，还有……还有屁股缝，清凉的感觉沁入心肺，舒爽难言。8号小姐的柔软双手，在张子文背后的腰身上熟练地拿捏游走，从后腰逐渐移到光屁股上，最终，张子文所担心的事发生了，她的巧手滑进了屁股缝……

敏感的地方被她轻按细压，阵阵酥麻快感侵入脑内，要不是张子文紧咬牙关，早就被这刺激快感给弄得闷哼出声，糟！张子文感觉趴压着的下面反应强烈……身子不由自主地越绷越紧……

“先生，请将身体翻过来，别紧张，放松一点，好好享受吧。”8号小姐声音暧昧，张子文感觉到她的柔软嘴唇触碰到自己的耳背，一丝热气吹进耳里，有点痒痒的。

张子文这会儿总算知道这什么所谓的欧式按摩，不就是平时几个哥们儿经常吹的什么推油吗，最后由小姐用手将那玩意儿摧残一番，俗称“打飞机”，靠！张子文下面的玩意儿早就兴奋得不像话，哪好意思翻正身子。

正犹豫不决之时，突然一声爆响，房门轰然倒塌，冲进几个人来，耳边只听8号小姐的一声惊恐尖叫，张子文已经被几双强有力的手死死摁在按摩床上，由不得他反抗，双手已被反扭在后，喀嚓一声给拷上了，张子文凭感觉，使劲摁着自己的人手法相当专业，外面走廊接连二三响起房门倒塌的声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张子文一时有点发懵，接着响起步话机的电流声音。

“1号1号，小鸡已落网，小鸡已落网。”

“1号明白，1号明白。”

靠！小鸡？我是小鸡？八成遇到扫黄的了，真够衰，第一次误打误撞做这色情按摩就被抓了个现形，妈的，我还没开始呢，太背运了，张子文有点哭笑不得的感觉，心里特冤。

张子文就这么背拷着双手被他们拉了起来，身体赤裸，也没用浴巾帮他遮遮羞，先前的突然袭击早将张子文的欲火灭得一丝不剩，下面还算正常，没出乖露丑，只是多被这样惊吓两次，这玩意儿八成阳痿，张子文心下恨恨，但又能怎样呢？

扫黄有这么大的阵仗吗？张子文心里有点怀疑，身边一左一右两名便衣男子挟持着他，按摩室内另几名神情剽悍的青年男子则虎势眈眈瞧着他，不时瞄向张子文光溜溜的下身，虽然张子文一向对自己那玩意儿比较自豪，但还是让他好一阵尴尬，再看那8号小姐正蹲在角落边瑟瑟发抖，显然是被眼前的景象给吓坏了。

外面好像有很多人，不时有穿着制服的警察从门边走过，门外响起一阵阵嘈杂的脚步声，似有很多人走近，不会还有什么电视台的跟着吧，张子文心里一阵七上八下。

“伍督察你来了。”外面有人说了一句。

“嗯，都抓着了吗？”是个女人的声音，很清脆，很悦耳，很好听。

“全部落网，不但抓住了大鱼，虾兵蟹将也没漏掉一个。”先前说话的声音有点兴奋。

“很好，局里说了，这事一过，大家可以放假了。”

“真的？真是太好了，说实话，办这案子我已经两个月都没回家，哎，回去又得被老婆教训，有得烦。”

“得了吧，瞧你美得那样，还烦，回去好好陪陪你老婆，这段时间大伙都辛苦了。”

随着好听的声音说完，进来几个人，当先领头的是个女人，穿着一身警服的漂亮女人，这漂亮女警花就是先前那人口中的伍督察？这么年轻？看上去最多二十四岁。张子文瞧着她漂亮年轻的面孔，心里有点不相信，有这么年轻的督察？

进来的警花瞧着张子文赤身裸体的样子，微微一愣，白皙的脸蛋儿掠过一丝红云，啐了一声：“你们怎么回事？也不找个毛巾遮遮？”声音略有愠意。

室内的一名青年男子连忙将地上的浴巾拾起，手忙脚乱的给张子文胡乱围在腰间，张子文瞧这些男子挺怕这女警花，但人人眼中又都露出一丝暧昧笑意，显然还是很想让他们的美女督察出丑，只是拿自己来做挡箭牌太他妈的不地道了，张子文心下恨恨。

当张子文被这些警察推出按摩室，他对眼前的景象微觉惊讶，外面竟然有全副武装的特警，面带头罩，手持微冲警戒着整个长廊，扫黄出动特警？有这么夸张吗？走廊一边齐刷刷地蹲了一排双手反拷的半裸男人，年龄不一，跟张子文一样，腰间都胡乱围了条毛巾，有的身板粗壮的男人体上，还纹着各式各样的纹身，或龙或虎，倒也栩栩如生，不用猜就知道是混黑社会的。

张子文微一愣神，就被身边的便衣警察用力推了一下，猝不及防的张子文被推了个趔趄，差点摔倒在地。张子文心中不由大怒，靠，老子不就做了个色情按摩，还是未遂，有必要这么粗鲁对我吗？

张子文站稳身子怒视着推自己的人：“用那么大力干嘛？有你这样的吗？”张子文有种想和他干一架的冲动。

“别说话，蹲下，老实点！”推张子文的便衣警察喝道，没有理会他的怒目相视。

“听见没有！叫你蹲下，不准乱动！”又上来一名便衣，两人合力将张子文强行按蹲下。

双手反拷着的张子文心中虽然愤怒，但毕竟被扫黄的抓了个现形，妈的，忍吧，难道不成还真和这些警察过招？与政府作对？张子文努力按捺住心中的火气，反抗也是徒劳，还能怎么着？做保健做成这德行，欧式保健，我靠！张子文沮丧地暗骂一句。

洗浴中心外，停了数十辆警车，警灯闪烁，时明时暗，交相辉映，外面还站了不少警察，街道两旁全是围观看热闹的群众，密密麻麻好不壮观。哎，现在的人哪，这会儿怕有12点了吧，张子文心中不由感叹，居然这么晚了还有这么多瞧热闹的人，而且还有一些闻风而来的记者，扛着摄像机在那忙个不停看来这次扫黄显然是经过精心准备，阵仗够大，张子文运气也够霉，撞枪口上了。



张子文与那些反拷双手的男人被一起押上了警车，分乘十数辆，在警笛长鸣声中，警车排着长长的车队驶向看守所。红灯不停，一路顺畅，没耽搁多少时间车队就驶进看守所。

看守所内，张子文与那些一起被抓获的人分别关押，张子文享受的是单间小号待遇，心想不知道那些与自己一起被抓进来的男人是否一样？

单人床上就一个枕头，一床薄毯，还好现在天气正是初夏，不必担心冷着。手铐已经去掉，张子文摸了摸被手铐箍出的血痕，挺狠的，张子文吐了口不满的唾沫。

等了许久，也没见人来提审什么的，心想不过是色情按摩，屁大点的事，最多不过罚点款，批评教育下而已，倒也不是很担心。

也许是在洗浴中心受了点惊，身心有点疲惫，张子文躺在床上不一会儿就沉沉睡去。

张子文迷迷糊糊中，瞧见一张美丽面孔在自己眼前晃动，有点模糊，8号小姐？不像；警花？好像是，又好像不是。哇，她怎么，怎么没穿衣服……

突然，一阵刺耳金属声响起，怀中尤物突然消失不见，跟着耳中响起大声呼喝：“起来，快点！”

张子文感觉有人用力推动自己的身子，靠，搞什么嘛，张子文嘟囔着，睁开有点迷糊的双眼，铁栏窗透射进来的阳光有点刺眼，天已大亮，原来是在做梦，自己还在看守所里。张子文懒洋洋地坐起身子，摇了摇头，总算有点清醒，瞧见床前还站了两名身穿制服的警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进的这小监号里，正一脸不耐地盯着他。

也太不巧了，张子文心里骂道，还真他娘的会选时候，就不能再晚那么一点点弄醒我吗？我的……

张子文心里对这俩警察极为不满，要不是身在屋檐下，换作平时谁敢扰自己好梦，老子不把你……才怪！张子文不爽到极点。

不满归不满，还得配合警察同志的工作。张子文起床下地，将散落在床上的浴巾仔细地围在腰间，检查妥当，估计不容易春光外泄，这才跟他们出了小监。双手同样被铐着，还好，没被反铐，也没箍那么紧，要不是他们不发给他囚衣就这么半裸着，张子文忍不住都想赞扬这拷自己的警察有人性。

两名警察一左一右紧傍着张子文，顺着长长的一排监号转向一条长廊。长廊很长，光线黯淡，也很安静，偶尔碰见警察擦身而过，步履匆匆，但有一点都是一样，警察的眼神都要朝他下身瞄上一眼。

张子文心中嘀咕，娘的，有那么好看吗？围着浴巾哪，老子还不信你们能透视。

张子文心中嘀咕不满，但这些警察的眼神还是提醒了自己，想起先前自己在小监号里春梦正浓的时候，这两名警察有没发现自己的丑态？张子文越想越尴尬，真有地缝的话，自己绝对毫不犹豫地钻下去。



胡思乱想间，张子文被两名警察带进一间屋子，看摆设，应该是间刑讯室，其中一名警察示意张子文坐在屋正中的木椅上。木椅形状独特，跟平时常见的不一样，估计是专门让犯人坐的。待张子文坐上去后，两名警察将椅扶把两边的木板一合，刚好将他身体箍住，铐着的双手则放在木板上，除了身体不能自由活动外，也不是很难受。两名警察检查了一下木椅，见没什么不正常的，于是转身出了房间。

张子文心想，忙和了半天这俩警察还不是审问自己的，不就做了个按摩嘛，自己肯定是有问必答。

事情不大，张子文坐在这特制木椅上，平心静气地等着警察来问话，顺便打量了一下这间刑讯室，除了自己坐的这张椅子外，在正前方两米距离还有一张办公桌，上面放了一台电脑，打印机，一盏台灯，桌后还有两张椅子，估计待会儿会有两人来审问自己，一个问话，另一个则作电脑记录。桌旁还有一立灯，有点像探照灯，估计夜审照犯人用的。

张子文心想，还好，现在是大清早，自己不用受到强光刺眼的罪。

时间过得并不长，就听见门外的脚步声，走进两名警察，都穿着制服，其中一名算是老熟人了，见了两面，第一面是在按摩室里，第二面则是在春梦里，加上这会儿，应该是第三面了，正是那被称作伍督察的美女警官，见她进来，张子文心里居然有那么一点点兴奋。

与警花一起进来的是一名男警察，挺年轻的，也就二十五六岁，长得挺帅，手里还提着一个大塑料袋子，一进来就将袋子里面的东西倒在桌上，除了衣裤鞋袜，还有钱包、香烟、打火机、手表、手机之类的小玩意儿，倒在桌上乒乓作响。

妈的，轻点行不？不是你们的东西就一点都不心疼，靠！张子文心中暗骂，这些倒在桌上的东西不都是自己的么。

昨晚在洗浴中心被几名警察摁在床上时，套在手腕上寄存衣物的号牌就被弄丢了，以为丢失在按摩房，原来是被这些警察得到。

男警察将张子文的东西扒拉到一边，将电脑启动，准备审讯记录，美女警花则一瞬不瞬盯着张子文，盯得张子文心里有点不爽，心理战吧，当警察的都这德行，先用自以为是的眼神死盯着你不放，一直盯得你心中发虚，然后再乘胜追击突击审问。

靠！对付我这个性交易未遂的人，有必要吗？张子文心里嘀咕，放肆的回敬着警花的眼神，面上努力作出满不在乎的表情。

张子文昨晚在按摩室内一直没怎么仔细瞧看警花的面容，只是第一感觉很漂亮，要不然在梦里的面孔怎么会那么模糊，老是不能确定是她，这会儿面对面坐着，倒给张子文了仔细打量她的方便。

漂亮，真漂亮，张子文心里由衷赞叹，显得干练的齐耳短发乌黑发亮，浓淡适宜的黛眉下一双秋水般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精致的小瑶鼻，还有那温润红唇，让人忍不住就想一亲芳泽，美女，一等一的美女。

张子文的心跳有点加快,这警花长得如此漂亮勾魂,追求她的不少吧?也不知道这妞有没有男朋友?张子文眼中欣赏着她的绝世姿容,脑里开起了小差,浑然忘了自己还在审讯室,忘了面前的极品美女就是审问自己的警官。

张子文盯着美女警花的目光变得柔和,变得含情脉脉,但很遗憾,警花的漂亮双眼里却是一片冰冷,这会儿又闪现了一丝怒色,而且怒色越来越浓,就快爆发,当张子文反应过来警花的眼神不善时,耳里已经响起了一声怒哼,是男警察发出的。

妈的,这俩警察八成把自己的含情目光当成了色狼眼神,张子文心里觉得自己特冤,美女谁不想多盯几眼?瞧两名警察这会儿的眼神,不会真把自己当色狼了吧?恨不得要将自己大卸八块似的。

也难怪警花与那男警察发怒,谁叫自己有前科呢?张子文还没忘记自己是被扫黄扫进来的,于是赶紧将目光转开,面容开始一本正经,决定好好接受美女警官的询问,争取宽大处理。

“姓名!”审问开始了,美女警花的声音很好听,清脆悦耳,惟一不足的就是太冰了点,没有亲和力,张子文品评着她的声音,忘了回答。

“问你话呢,发什么愣?姓名!”警花的声音更冷。

“张子文。”张子文回过神来,尽量将自己的声音变得老实。

“年龄。”

“23……24岁。”张子文心中一动,突然有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到底是多少?什么23、24岁?再问你一遍,年龄!”警花的声音现在除了冰,还带着一丝不耐烦。

“今天是26号吧?”张子文不答反问。

“是,问这个干什么?谁让你问话啦,年龄!”警花的声音明显有怒意,可能是刚刚不自觉回答了“是”的原因。

“哎……”张子文叹了口气:“24岁,今天刚满,今天是我生日。”张子文语气有点沮丧,这算什么事,自己的大寿居然会在看守所度过,真是倒霉到家。

男警察阴阳怪气地插口说道:“哎什么哎?要不给你做个寿?唱个生日歌?老实回答问题!”

我靠!张子文暗骂一句,觉得旁边做记录的帅哥警察说话真他妈的损,从他这句话开始,张子文心里将这帅哥定位于衰哥一类。

丫的没人性,张子文很生气,但不怒视他,只是轻蔑地瞄了他一眼,轻轻地摇了摇头,“没素质,”这是张子文的心里话,虽然张子文没有说出来,相信面前的两位警察能读懂他的意思。衰哥警察大怒,就待拍案而起,警花及时阻止了他,可不是吗,哪有审问犯人的先冲动。

“民族。”美女警花继续这枯燥的程序。

“汉。”

“家住哪里？”

“中海市安南路祥和里84号3幢2单元4楼8号。”张子文心里对这形式上询问有点无奈，答得很木然。

“做什么工作？”

“无业。”张子文苦笑了一下，满24岁了，还是无业游民，心里微觉尴尬。

“结婚没有？”

“没结。”张子文紧接着补了一句：“连女朋友还没处呢。”

“没问你这个。”警花白了张子文一眼。

这卫生眼让张子文心中一跳，连白眼都那么有味道，乖乖，我喜欢。

“知道为什么请你进来吗？”

美女就是美女，多客气，抓就抓嘛，还说请，张子文心中感叹。

“不知道。”

就算知道自己好意思说吗？总不成说自己正准备享受特殊服务的时候，就被请进来了吧，张子文心里有点尴尬。

“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张子文很肯定地回答她。

“你好好想想，为什么请你进来？”警花漂亮的大眼紧盯着张子文的面部表情，眼神犀利，也很迷人。

张子文故作沉思状，半晌才摇了摇头：“真想不起来，要不给我支烟，提提神，或许就想起来了。”

烟瘾来了，张子文想起以前看电视里审问犯人时，警察一般还是要满足这小小的要求，有这机会自己当然不会错过。

警花瞪了张子文一眼，这一眼在张子文眼里就变成了风情万种的娇嗔媚眼，让张子文的心又猛跳了一下，心想自己是不是喜欢上她了？虽然这想法很不现实，但没办法，这妞长得实在招人。

瞪眼归瞪眼，警花虽然不满张子文的态度，还是示意作记录的衰哥警察将桌上的烟拿了一支出来，衰哥警察心不甘情不愿地将烟递给张子文，顺便给张子文点燃。

伺候得挺不错，就是那眼神有种想吃人的感觉，够凶狠。张子文心中品评着衰哥警察的表情。

张子文美美地吸了一口，连吐三个烟圈，一个套一个，绚丽好看，软中华啊，这烟居然也拿回来了，昨晚被抓连单都没买，算算差不多得消费300左右吧，那我不是赚了？不对，呆会儿证实我的特殊服务，说不定罚得我倾家荡产，自己钱包里最多有800多元，银行卡早挂零了，钱不够罚款怎么办？会劳动教养吗？张子文心里开始胡思乱想起来。

“想什么哪，烟也抽了，差不多了吧，说吧。”警花打断了张子文的胡思乱想，问



得不温不火。

张子文回过神来，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对不起，我还是想不起来。”

除了特殊服务，自己还能有什么事？这不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搞这么多花样干什么？张子文心里对警花有点不满。

警花眼中闪过一丝愠怒：“张子文，你给我听好了，劝你最好合作点，别想要什么花招，对你没好处的。”声音起码提高了八度，清脆悦耳，好听，就是比先前还冰冷。

张子文心里觉得这警花挺好玩的，这不明显诈自己吗，一件小事非得琢磨出什么大事不可，你当我是猪啊。

张子文耸了耸肩膀，表示自己确实不知道，耸肩膀的动作张子文自认为还是有点潇洒，希望能给这美女警花留点印象。不过好像没有什么效果，警花的神色变得有点凶巴巴。

哎，生气都那么好看，看来自己真没救了，张子文心中微叹。

“啪！”警花使劲拍了下桌子：“张子文！我告诉你，你的态度很有问题，是不是要给你提示一下！”警花的声音又高了两度，情绪有点激动。

但张子文一句都没听清楚，心里却心疼她白嫩的手那么用力地拍在硬桌上，不疼吗？肯定红了吧？

“张子文！”

“到！”神游太虚的张子文被这警花的咆哮声惊了一下，下意识地想站起身立正回答，但箍住自己的木板让他回到了现实，心里不满的嘟囔着，妈的，一惊一乍的搞什么搞。

警花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冲到张子文面前，一双白嫩的手撑住他面前的木板，漂亮的脸蛋近距离的对着张子文，天使般的美丽大眼睛紧盯着他，虽然眼神有点凶狠。

张子文避开警花凶巴巴的眼神将注意力转移到她的身上，雪白的制服，黑绒肩章上扛了三颗星，胸前挂着胸牌警号，03586，重案组高级督察，伍敏，知道了她的名儿。张子文心里有点兴奋，深吸了口气，鼻息间嗅到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醉人芳香。

“张子文，你小子不是头一回进这局子吧，回答得这么溜。”警花的语气不似先前那么激动，反而有点戏谑的意思。

一股清香热气扑面而来，张子文闻到了她口中的芬芳，天哪，张子文心都醉了。

张子文微微抬了抬头，对了下她逼视自己的眼睛，黑眸子很清、很亮，这眼神盯得自己有点不自在，让他不敢多瞧。

当张子文撤回眼神时，警花眼里闪过一丝得意。

你赢了，张子文心里微叹，她八成认为自己是做贼心虚。

“说吧，光发愣可不行，我等着你回答呢。”警花的声音真的有点得意。

鼻息间又是一阵芬芳，张子文撤回的眼神正对着她鼓鼓的胸脯，小西领式的制服下，露出白皙滑嫩的脖颈，她撑着木板的身体有点前倾，张子文眼神不由自主地往那V型衣领里窥去……暗花黑色的胸罩，光瞧乳沟就知道那半露的酥胸有多饱满，张子文快窒息了……

“你……臭小子……你狗眼往哪瞧……”警花的声音略显一丝惊惶，张子文眼睛一花，警花的身体后退了一大步，娇颜飞红霞，好美。

哎，张子文心里又是叹息一声，自己是怎么了？今天怎么老是集中不了精神？这不是我的错吧？谁叫你们派这么个美女警官来审问我呢？这怪得了谁？

“啪！”张子文的头重重的挨了一巴掌，下手够黑，只觉眼里星乱闪，半天才恢复过来，妈的，是衰哥警察动的手。

张子文勃然大怒：“靠！警告你啊，你再动老子一下试试？”

衰哥警察显然不吃张子文这一套，不屑地道：“小子，挺横的啊，今天就动你了，我看你能嚣张到哪去。”说完又要动手。

“够了！”美女警花及时出声阻止：“小曹，你回来作记录。”警花叫回衰哥警察，自己却很随意地坐在那桌上，衰哥很不情愿地回到电脑前，嘴里还骂骂咧咧。

靠，你丫真敢再动老子一下，今儿非得让你满地找牙，就这破椅子就箍得住我吗？也不打听打听老子以前混哪的！张子文见那衰哥警察一脸的不甘心，心里鬼火乱冒。

“张子文，你也别在这里耗时间了，该说的你最好老实交代清楚。”警花的声音打断了张子文的愤怒与不满。

“好啊，你问吧，知道的我都说。”

刚才衰哥警察那一下，将张子文的美女心情摧毁得一干二净，自己也懒得再耗时间，这破地方那是一刻也不想再呆下去。

警花见张子文愿意配合，语气尽量显得平和：“很好，既然你想清楚了，我们也不必兜什么圈子，我问你答，听明白了吗。”

张子文点了点头，很合作：“明白，你问吧。”

“你跟黑龙会是什么关系？”

“……黑龙会？”这不沾边啊？张子文心中有点诧异。

“不错，黑龙会，你不要跟我说你不知道黑龙会。”警花的语气又开始不耐。

张子文苦笑着摇了摇头：“不瞒你说，我还真不知道什么黑龙会，从没听说过。”

张子文的回答让警花极为不满：“张子文，你想顽抗到底是不是？”

张子文感觉事情好像不对劲，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声：“警官，这黑龙会是要做什么的？”

“张子文！你真要这样装蒜？”警花发怒了，白皙的俏脸蛋瞬间涨得通红。

靠!这哪跟哪嘛,张子文越发觉得不对劲,赶紧解释着:“警官,我是真糊涂,你们是不是弄错了?什么黑龙会白龙会?这根本不搭边嘛。”

“弄错了?你们今天聚会的窝点我们会弄错?我们重案组可不是盯你们一天两天了,别跟我装蒜,告诉你,不承认没关系,我有的是时间。”

警花根本不相信张子文的解释,一口气说个不停:“张子文,别说没给你机会,早点承认罪行,或许我们还可以向法官求情,如果你一定要顽抗到底,那行,我们就这样耗着吧,等你想通了再说。”

警花噘里啪啦说完,对着身旁作记录的袁哥警察说道:“小曹,我们走,就让他在这儿待着。”袁哥警察毫不犹豫地站起身子,看来他是早就不耐烦了,警花一说走,他连瞧都不想瞧张子文一眼。

见警花他们要走,张子文急忙说道:“慢,我有话说。”

“哦……说吧,早说不就成了吗。”警花眼里闪过一丝狡黠笑意。

“你们到底要关我多久?”张子文心中隐觉事情不对,捕捉到警花的狡黠笑意也懒得计较。

警花说道:“这要看你表现了。”

“不对,按规定不应该超过48小时,我没说错吧。”

你当老子是法盲吗?张子文心里很是不满。

“是吗?你还懂得不少嘛,不过……你现在是重大嫌疑犯,可能得多待上一段时间。”

张子文能听出她语气里面的不屑与得意。

“有你们这样办案的吗?有没搞错?我要投诉!”张子文有点气急败坏,什么重大嫌疑犯?张子文心中叫苦,我真他娘的冤,比窦娥还冤。

“随便。”

“我……我要请律师。”

“可以。”

“我……”张子文对警花无所谓的语气弄得有点沮丧,下面再也说不出来。

“还有吗?没有你就待在这里慢慢想吧,等想通了我们再来,就这样吧。”警花说得好不随意,转身就朝门外走去,真要把张子文扔在这里不管了。

“别……别走,我……我说。”张子文沮丧到极点,遇这不讲理的主,张子文彻底败下阵来。

“这就对了嘛,说吧,我听着哪。”警花得意的语气让张子文咬牙切齿。

“小曹,你继续做记录。”

警花吩咐完小曹准备好记录,接着对张子文说道:“说吧,时间有限,这是最后一次给你的机会。”

“好……我说……但是你一定得听我把话说完,别急着走,我想你们真的弄错了,我真的特冤。”

“你意思是我们冤枉你了？政策我想你是知道，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决不放过一个坏人，说吧，我倒要听听你怎么狡辩。”

张子文彻底服了这美女警花，她好像认准自己不是什么好人，跟她简直没法沟通，还没开口就认定自己是狡辩，这不胡搅蛮缠嘛，张子文有点哭笑不得的感觉。

张子文决定不再和她纠缠了，当下竹筒倒豆子，从与朋友打牌结束到自己去“海蓝云天”泡澡开始，以及自己从来没做过什么“欧式按摩”，纯属好奇才做的这个保健，特别强调了只做了一半就被警察抓了，然后就这么进了看守所……

张子文一口气将事情经过说完，然后耸了耸肩说道：“其实这件事非常简单，说白了我不过就做了按摩，还只做了一半，不像你说的我是什么黑龙会成员，一点都不靠边。”

“说完了吗？”

“说完了。”

“编，你就这么编吧，我告诉你张子文，就你这态度，我想没必要再跟你耗下去了，你好自为之吧。”警花的语气除了不耐，还有一丝鄙夷，认为张子文连故事也不会编，编出这么个色情按摩未遂的故事。

这丫头怎么愣不信自己的话呢？美女警花的美好形象瞬间在张子文心目中破灭，张子文心头一阵火起，遇上这么个一根筋的主儿，张子文一时怀疑她这高级督察是怎么混到手的。

警花看样子已经对张子文失去了再审问下去的兴趣，招呼衰哥警察一声，就要离开这间审讯室，张子文被这不讲理的警花气得快吐血，见她与那衰哥警察已经走到门边，大为愤怒。

“站住！你们给我站住！”激愤之下，张子文的怒喉声震得审讯室的窗户都在响。

警花与衰哥警察被张子文突然发出的愤怒喉声震住了，站在门边愣了一下，衰哥警察显然觉得被张子文这么一吼有点没面子，就要冲上前来。

张子文瞧他有点变形的脸，八成是想对自己动武。

张子文冷冷一笑盯着他，就等他近到身前，逼了一肚子火正愁无处发泄呢，你要自己找不痛快，就别怪老子心很手辣，张子文决定豁出去了，心想横竖都被这俩臭警察冤枉，还不如来个痛快。

“小曹，别冲动！”警花看张子文的表情冷静得有点异常，急忙出声阻止。

衰哥警察显然很听那警花的话，立时止住了脚步，距离张子文三步远站定，凶狠的瞪了他一眼，那眼神的意思连白痴都瞧得出来，无非是算你运气好，要不然就让你好看之类的。

张子文没理他的凶狠眼神，越过他的视线，冷冷地盯着站在他身后的警花。

警花漂亮的眼睛打量了张子文几眼，见张子文一瞬不瞬地死盯着她，一时间